

暴风骤雨

周立波 原著 林 蓝 改编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电影文学剧本

暴风骤雨

周立波原著

林兰改编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60·北京

暴 風 驟 雨

周立波 原著

林 兰 改編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西单金线寺12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2号

財政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書店經售

升本 787×1092 公厘 $\frac{1}{32}$ • 印张 $3\frac{1}{2}$ • 插頁 1 • 字數: 64,000

1960年3月第1版

196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統一書号: 10061·210 印数: 1—23,700册

定 价: 0.35元

內 容 說 明

“暴风骤雨”是一部优秀的小說，曾經荣获斯大林奖金；这部电影文学剧本即根据小說改編而成。

剧本描写1946年东北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。反映了党在农村群众运动中的阶级路线；反映了贫雇农思想觉悟提高以后怎样和地主阶级展开坚决的斗争；也反映了地主阶级的垂死挣扎和其他阶层在土改中的动态。

剧本中表现的土地改革是一场极其复杂的斗争，通过了这场斗争刻画了几个生动的人物，如工作队队长肖祥、贫雇农积极分子赵玉林、郭全海、白玉山、老孙头等等。

通过土地改革，我们党发动了广大的农民群众，农村里掀起了参军的高潮，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，扭转了战争的局势，转入反攻，取得了最后的胜利。

序 曲

庄严凝重的音乐声中出現字幕：

“很短的时间內，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、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，其势如暴风骤雨，迅猛异常，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。”——毛泽东。

画面变为东北积雪的高山与森林；变为八路军正在撤退的沈阳城；变为箭头自沈阳指向四平、指向长春、指向哈尔滨的地图；变为哈尔滨南崗铁道俱乐部里林彪同志动员干部下乡的报告會；变为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东北日报的社論标题：“到农村中去！到群众中去！”

伴着这些画面的是坚定但却沉重的解說詞：

一九四六年是解放战争的艰苦年代！东北战场上，在美帝国主义所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的暂时优势下，我军为了保存有生力量，自沈阳撤退到四平、撤退到长春、撤退到哈尔滨。为了在东北广大农村里站稳脚跟，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，准备力量进行反攻，我们党派了二万五千名干部下乡，掀起了一场东北土地改革运动的暴风骤雨！

片名“暴风骤雨”四个大字耀人眼目地出现在銀幕上。

第一章

一

一望无际的北满夏季农村田野。

田野尽头，出现一个小小的黑点。黑点渐渐移近，是一辆三马拉的四轮大车。满满地坐了十五个人的大车，自刚吐穗正放秧的高粱地和苞米地之间的大道上走近来……。隐隐地听到车上人们的歌声，歌声渐大，唱的是“翻身五更”：

“……要诉苦，在今天，要诉苦，在今天，哎呀我说那个苦呀苦呀苦也诉不完哪，哎呀哎哎呀……”

车到跟前，突然“当！当！”两声枪响，嘎然停住。应着枪声，车老板子老孙头从辕板上吓跌下去；警卫班张班长在车上站起，端起枪警惕地四下张望；工作队员刘胜一手扶住眼镜，慌忙地左顾右盼；坐在车尾的年纪最小的工作队员小王，右手拿着匣枪，失望地瞅着子弹蹦起尘土的道边，随着大家的呼嚷，一只灰色的跳猫子窜进高粱棵子里去了。

工作队队长肖祥，从地上扶起老孙头，回头责备小王道：“要爱惜子弹呀！”

重新坐上辕板的老孙头，为方才的惊吓有些不好意思

思。他高高揮起鞭子，鞭梢在空中卷起又甩直，甩直又卷起，發出尖利的嘯聲，他解嘲地罵起那跑得滿身淌汗的轅馬道：

“才跑几步，就累啦？”

大車繼續前進。車上的人有的哼着歌，有的打瞌睡，有的看着田野的景色。坐在車轅這一邊的肖隊長，和老孫頭攀談起來：

“趕多少年車啦，老大爺？”

“整整二十八年！”老孫頭神氣地伸一下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，“不瞞你隊長同志，要說趕車，咱元茂屯可就數着我老孫呀！”

“有幾個兒子？”

“窮趕車的還能兒子？”老孫頭的雙眼笑得眯縫起來，“打牲口打壞了心眼呀！”

“你老伴多大歲數？”

“小我兩歲——四十八。”

“八十八還能結瓜呀！”車尾的小王笑着大聲說道。

車上的人都笑起來，老孫頭也快樂地笑着。忽然，車晃蕩一下，陷進泥洼子裡了。

大家下來推車。老孫頭心疼地抽打着他的轅馬。正這時，後面來了一挂漂亮的四馬拉的胶轎轡大車，從泥水淺處，狠狠地跑過，趕車的老板子得意地回頭望望濺滿一身泥漿的老孫頭。看着那挂車子跑遠，老孫頭抹

一下額上的泥点子，悄声罵道：

“你他媽的沒长眼呀！”

大家重又上車坐好，車繼續前進。肖隊長問老孫頭道：

“這是誰家的車？”

“誰家還能有這好車呀！”余怒未消的老孫頭隨口而出，“瞅那紅鬃馬，膘肥毛光，跑起來蹄子不沾地……”

老孫頭忽然神色緊張，支支吾吾地不再往下講。他高揚起鞭子，車顛顛頓頓地也跑起來。

一個整齊的全是紅磚房子的屯落出現在道邊。

“那是日本鬼子的開拓團，”老孫頭拿鞭杆指指那屯落說道，“八一五炮响，日本鬼子跑走，俺屯的人都去撿洋撈——大洋馬、洋白面、一板一板的士林布，還有九九槍！可不到半拉月，韓老六拉起大排，搜大槍，搜槍子，布匹衣裳、鍋碗瓢盆都拿個光……說是日本鬼子留下的東西，歸他韓老六管業！”

“韓老六就是外號叫韓大棒子的韓鳳岐嗎？”肖隊長注意地問道。

“嗯哪。”老孫頭為自己不注意又說走了嘴緊張起來。

“這韓老六有多少地？”肖隊長追問說。

老孫頭又支支吾吾地不再回答。他轉過臉，晃着鞭梢，罵起牲口：

“還不給我加勁走！？”

注意地观察着老孙头的肖队长微微一笑，换了話題：

“你們屯，最穷苦的是誰？”

“要說穷呀，”老孙头又活泼起来，轉臉向着肖队长，“誰也穷不过屯北头赵光腚！”

“赵光腚！？”刘胜和小王齐声問道。

“他本名叫赵玉林，”老孙头兴致勃勃地說起来，“因为穷得一家人沒衣穿，媳妇夜里光腚下地鏟草，大伙就送了他这个外号——赵光腚。”

“他这人咋样？”肖队长紧接着問。

“这赵玉林呀，”老孙头声音里充滿了尊敬，“人穷志不短，就是有个穷人的骨气！荒年时节，宁肯一家人上外屯要飯，也不在大粮戶面前低头！”

“他对韓老六怎么样？”肖队长紧追。

老孙头又避而不答，他指着道边空地上的一群猪說：

“瞅！那是韓老六家的猪，他們家的小猪倌……”

戴着尖頂大草帽，穿着过膝的破衣的小猪倌，轉过他精瘦枯黃的小臉，露出一双大眼，向車子这边望来。

被树丛簇拥着的屯子来到跟前。

“到了。”老孙头跳下車說，“这就是咱們元茂屯。”老孙头又指指屯子两边沒有拆掉的工事，“这是三营同志打胡子修下的。”

二

車子进了屯，停在直貫屯子的大路上。

一个提着一籃香油饅子的长脖子男人，看見車子立刻慌忙地向屯子那头跑去，跑了几步又轉回身，远远地站在路边望着。

光腚的孩子們将車子围起来。浮游着鴨子的水壕边上，草房子里，馬架子里，三三五五地走出穿得极其破烂的男女，大家都高兴地望着車子小声議論。

柳树障子跟前，一个頰上长滿連鬚胡子，穿件苏联紅軍旧軍衣的三十几岁的高大汉子，和一个头虎豹眼，穿件千納万补已看不出是什么顏色的坎肩儿的二十几岁的壮实小伙，更是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工作队，汉子的脸上充滿了思慮的神色，小伙的脸上充滿了压制不住的喜悅。

肖队长亲昵地摸摸这个小孩的头，拍拍那个小孩的肩，正想和群众打招呼，一个身穿协和服，脚登日本大皮靴，却又戴頂干部帽的四十来岁的男人，和一个剪了头发，太阳穴上贴着头疼膏，鼻梁上有兩顆瘡麻子的三十来岁的女人，一先一后，急急地跑到大車跟前来。

“同志是县上来的吧？”那男人向肖队长毕恭毕敬地鞠躬哈腰地說，一面望望老孙头。

“这是我們屯的张……张富英主任。”老孙头連忙介紹道。

“这是我們屯的妇女会长——米秀英同志。”张富英又介绍身边的那个女人。

“小米子！”

孩子当中，不知誰这么补充一声，大伙都哄笑起来。张主任怒瞪孩子們一眼，将孩子哄开。

柳树障子跟前，那个穿坎肩儿的小伙向穿旧軍衣的汉子低声說道：“看工作队能不能叫他糊弄住……”

上下打量着张富英的肖队长，手伸半截又收回来，只簡單地說道：

“我們是县上来的工作队，你先給找个住处。”

“是，是……”张富英又連連鞠躬，“咱这荒草野甸的穷屯沒好房子，同志們得受屈啦……我看就住韓家大院吧，就他家是瓦房。”张富英指指屯头那围着水壕和柳树障子，黑漆大門，屋脊起龙，巍然高聳着四个炮楼的韓家大院。

柳树障子跟前，穿旧軍衣的汉子听到說住韓家大院，不禁摺开胸前的衣襟，那穿坎肩儿的小伙也神色紧张起来，小声說：“看工作队住哪……”

“我們就爱住草房馬架子！”在肖队长身后的小王，早已忍耐不住地粗声粗气地冲张富英說道。

“是！是！”张富英立即換了口气，“可就小家小戶住不开……这么吧，眼下小学堂空着……”

肖队长轉身向都已拿起了背包的工作队的同志們說：

“咱們就先在小學校住下。”

“張主任”和“米會長”連忙前邊帶路，領着工作隊的同志轉入小道，往小學校那邊走。一大群孩子尾隨在後邊，不知是誰帶頭，參差不齊地唱着：“眾位鄉親聽我言，咱村來了工作團；眾位鄉親來開會，咱屯來了工作隊……”

張班長開車錢給老孫頭，親熱地拍着他的肩膀說：

“老大爺，回頭來串門啊！”

“那还用說！”老孫頭高興地接過車錢，神氣地望望大家，“我老孫頭就愛結交朋友！”

張班長向小學校那邊追去，大家立刻圍向老孫頭。

“工作隊長姓啥？”

“肖隊長你還不知道呀！”老孫頭不屑地說道，

“肖隊長和我這窮趕車的嘮了一路嗑。”

“這工作隊，也象三營的同志一樣吧？”

“一點也不含糊，”老孫頭伸起大拇指和食指比划着，“關里來的老牌八路！”

穿旧軍衣的漢子眼睛一亮，和穿坎肩兒的小伙的興奮的目光相對而視。

人群後邊，提着一籃香油饅頭的長脖男人，聽到這里，轉身向韓家大院奔去。

長脖男人奔到緊閉的黑大門前，慌忙地左右顧盼一眼，迅速地推開大門上的一扇小門鑽了進去，隨着，院

子里騰起了一陣狗咬鵝叫声。

三

“六叔，来啦！来啦！”长脖惊慌地喊着奔进房来。

“中央軍来啦？！”正躺在炕上抽大烟的韓老六丢下烟枪，翻身坐起，白綢衫的袖子带倒了烟灯。

“工……工作队来啦！”长脖气喘未定，把籃子放在地下。

“工作队！？”韓老六瘦骨嶙峋的脸上，两撇扫帚眉紧紧蹙起，大秃鬓角上猛然沁出一片細小的汗珠，发光发亮，“有多少？”

“十五六个。”长脖答，“有的背大枪，有的挎匣枪，张富英陪着上小学堂了。”

“咋不請到咱家住？”

“张富英說来着，人家不肯。”

“来头不善！”

通向里間的門帘掀开，韓老六两头尖中間圓的大老婆惊慌地走出来。长脖連忙尊声“六嫂”，她没有答应，自言自語地說着：

“唉，这世道呀……好好的滿州国嘩嘩地垮了！如今又出个共产党，不叫人活呀……”

“女人家罗嗦什么！”

韓老六鎮定下来，扶起倒了的烟灯，冷笑道：

“別看他們這陣子威風，中央軍說聲過江，穿兔子鞋跑也不趕趟！”

“那还用說。”長脖也竭力裝出不怕的樣子。

“世才！”韓老六招呼長脖在炕前的椅子上坐下，
“前不久你世元哥還有信來，八路軍呆不長，這局勢准得變！再說，大青頂子上還有你七叔，這些話，你要和那些窮棒子們多嘮嘮……你要注意趙光腚那窮坯！”

“是！”長脖恭敬地答，“六叔放心。”

“拿回去提提精神！”韓老六從煙盤里拿一小瓶煙膏遞給長脖。

“多謝六叔！”長脖如獲至寶，連忙塞進袋里。

“前兒那筆利錢還剩多少？”韓老六轉臉向大老婆，“都給世才吧。”

大老婆遲疑着沒有答話。

“拿給世才！”韓老六又說一聲。

“世才，”大老婆立即從腰里摸出一卷票子，滿臉帶笑地遞給長脖，“你別嫌少！花完了再來跟孀子要。”

“多謝六孀照應！”

“就這樣吧。”韓老六仍緊蹙眉頭思謀着，“你叫老田頭來一趟……告訴張富英，叫他暫且別來走動……”
韓老六放低聲音，附在長脖耳邊唧咕一陣。

長脖答應着，提起地上的籃子走出屋去。

“就象該了他欠了他似的！”大老婆埋怨着去收拾

炕上的烟盘子，“这家什还能明摆着？”

“你懂个毬！”韓老六不耐煩地罵道。

这时，妖嬈的小老婆江秀英，肥胖肉感的女儿韓爱貞，一齐从里屋出来，小老婆着急地說：

“这可怎么好”？咱們东西才倒动出一半！”

“你急什么！”韓爱貞睜小老婆一眼，撇着嘴說，
“你那两大皮箱早拉走了。”

“你們快进去收拾东西！”韓老六心煩地对她們揮手喝道，“也換換衣裳……”韓老六又轉向外屋，“青山！”

应声进来了高大魁梧、一身膘劲的管家李青山。

“你去幫她們收拾收拾，趁工作队刚到，今下晚再送走一車！”

“是！六爷。”

李青山跟着三个女人进了里屋。看着端了烟盘的大老婆一进套間，小老婆立刻拉住李青山的胳膊說：

“給我去拾箱子！”

“給我去挪柜子！”韓爱貞拉住李青山的另一只胳膊，醋劲冲天地說。

外边屋里，韓老六来回地在地上踱走，突然院里狗咬鵝叫，跟着，一个胆怯无力的声音在过堂間問道：

“六爷叫我嗎？”

“进来。”韓老六停住脚步。

应声进来了一个戴頂破草帽，穿件破蓝布衫的老头。他的額上和眼角布满了深深的紋路，下巴上搭拉着几根好象沾滿尘土的山羊胡子。他取下草帽，拿在手上，怀着不知是祸是福的心情，眼也不抬地站在那里等韓老六发話。

“田万順，”韓老六和气地但却充滿威严地說，“今年秋后，你租种別人的地吧！那几垧地我要收回……咱們是老主戶了，先打个招呼，你好作准备……”

老田头哆嗦一下，象触一个悶雷，两手紧紧捏住草帽呆了。

“不是六爷为难你，”韓老六又說道，“我那地薄，你种別人家的兴許还能多落几顆！”

老田头漸漸清醒过来，他忍住心头直冒的火，上前一步，毕恭毕敬地求告說：

“六爷！你要是抽回地，我下輩子也还不了你的飢荒！我老田头可从沒犯过六爷的章程，就是揭不开鍋，也沒敢少交过六爷一顆租呀！”

“共产党的工作队来了，”韓老六的瘦脸上浮起奸笑，“你等着餡餅餃子往嘴里掉吧！工作队要給穷人分地，对穷人好得很呀，老田头！”

“人家工作队好賴咱哪知道，”老田头想着来打胡子的八路軍三营的同志，违背心意地說，“咱和工作队一不沾亲，二不带故……”

“老田大爷！”韓老六突然拉老田头在椅子上坐下，

“咱們是老屯邻老主戶了，我对你实話实說——共产党八路军呆不长，你别跟着那些年輕人去和工作队出鼻子！不能只看眼前，要顧久后……今年庄稼不强，秋后六爷不收你的租了，可你要是不領这个情……就等着咱家世元跟中央軍过来时候瞧！”韓老六說到最后一句，拳头在炕桌上一擂，震得桌上的茶壺茶碗丁当作响。

低头听着韓老六这些假仁假义的話，想着自己被害死的閨女的老田头，吓了一跳。

正在这时，窗戶外面，有人压低嗓門問：

“六爷在屋嗎？”

韓老六聞声站起身，摆手叫老田头走。老田头拿着破草帽退到外屋，迎面遇上正进屋来的小地主小老杜。小老杜穿一件半新不旧的竹布大褂，与韓老六相反，肥胖紅潤，眯着双細眼睛，一副慈善和气的仪表。小老杜笑容滿面地和老田头打招呼，老田头嚥啣地趑趄着出去了。韓老六讓小老杜进里屋，坐上炕，倒茶請烟（紙烟），比往常客气得多。

“如今是事到临头啦！”小老杜坐定，微微气喘地說，“工作队这一来……”

“来了好嘛！”在往常瞧不大起的小老杜面前，韓老六益加鎮定起来，“早分地早省心！”

“六爷不能不加小心，”小老杜忧虑深重地說，“世元是远水救不了近火，七爷也上了大青頂子，咱这不是干等着叫共产党收拾嗎？”